賀先生文集

賀先生文集敘

賀先生文集四卷武强賀松坡刑部濤所作也自桐城姚姬傳氏推本其鄉先生方氏劉氏之微言緒論以古文辭之學號召天下湘鄉曾文正公廓而大之曾公之後武昌張廉卿桐城吳摯甫兩先生最爲天下老師繼二先生而起者則刑部君也蓋桐城諸老氣清體潔義法謹嚴篤守先正之遺緒遵而勿失於異學爭鳴之時巋然獨得其正此其長也曾公私淑桐城之義法而恢之以漢賦之氣體閎肆雄放光燄熊熊遂非桐城宗派所能限張先生擩古至深吳先生復參以當時之世變匡濟之偉略堂奧崇隆視前人超絕矣兩先生門下賢雋士相通流如通州張謇季直范當世肯堂滄州張以南化臣桐城馬其昶通伯姚永概叔節南宮李剛己剛己冀州趙衡湘颿皆其著者也刑部受知吳先生獨早先生

矜寵異甚復爲通之於張先生以故兼受兩家學於吳先生門尤爲耆宿趙李之徒皆其後輩而君孳精典籍若錮生命沈潛專到突過時流其文章導源盛漢氾濫周秦諸子唐以後不屑也其規橅藩域一仿曾張吳三公宏偉幾與相埒而矜練生拗意境自成不蹈襲前輩蹊徑獨樹一宗不爲三先生所掩蓋繼吳先生後卓然爲一大家非餘人所能及也自方姚以來訖於君其淵源本末可得而言者具如此而有淸一代文章沿革之大概亦略備於是矣君中年後病目未幾遂盲既盲二十年誦講不輟所爲文益多且精集中後二卷之文大抵病目後之所爲也此尤前古所鮮聞者蓋其冥探默索之功勤矣往君教人嘗論張吳兩先生之文以爲相去痛近則感發倍切而窺見源流攀緣亦較易以君之言求君之學則君文之行世可不重與世昌辱與君同年相交最篤以

久君旣逝世文集未出恐久且譌落乃以貲屬君子葆眞與君門人吳闓生校定稿本而刊行之并識其緣起如此中華民國二年二月天津徐世昌敘

賀先生文集序

絕大河而北太行左轉極東薄海乃自古燕趙之地至元明建都朔方南面以控制天下近代因之四方冠蓋輻湊並會而至風俗所漸山川旁魄蘊積而發其豪者爲近時之武功而精焉不可磨之英華乃特發之爲文而先生實當其地自昌黎韓子扱爲古文迹往開後統一斯文之體後之作者舉不能外所爲傳衍曲折終歸之先生昔荀卿子揭先王立人之道標禮以傳示後學歷魏晉六朝訖于唐幾且千年斯文之體蓋屢變韓子承其後既扱爲古文之體起八代之衰而其自述爲文之要曰扶樹道教有所明白自韓子至先生又八代且千有餘年矣涵濡醞釀於郊甸之中歷千餘年之久而山川始煥然復發其光華有清二百五六十年天下之文章在桐城皃先生承其鄉先正方姚諸先生之傳益從

曾文正公拓而大之基宇崇閎盡籠有今古中外美富落其實而取其材譬之於時歛歛成熟之候也客遊來北悉以付之先生吳先生旣沒先生最爲海內老師其爲文㠯如調矯龍生虎爲牛馬辨如屈長江大河在堂坳倚如立身九天之上俛視下界穰穰衆艷其道一本荀子語若異意則同其體一放韓子皃相萬神唯一

門人冀州趙衡謹序

賀先生文集目錄

武强賀濤松坡著　　天津徐世昌𦬊仁編

卷一

卷二

墨筆張廉卿評點　綠筆吳摯甫評點

門人任邱宗樹柟錫宗俊貞校
桐城吳闓生男葆箕

字斟句酌今雜公刻意摹效退之遺向練格已近似之所不逮者氣之雄古耳

賀先生文集卷一

錄明清八大家文鈔評吳

誥封資政大夫署鳳陽府知府泗州直隸州知州裴公墓志銘

公諱寶善字華南河間裴氏曾王父庚王父棠妣氏劉父士燿妣氏孔本生父士熉妣氏郝封贈皆如公官王父以公子官累贈中憲大夫妣皆恭人父資政大夫妣夫人公生而英特有膽略所當爲不避勞怨道光壬辰舉於鄉官安徽是時吏治弛廢盜賊充斥皖俗尤雕悍不易治巨蠹大猾任俠作姦不扇而動其大羣乃至千百爲輩有司避法匿不以聞公曰豪猾不治亂萌也余其敢避初任貴池縣知縣山民扇亂單騎往撫操兵羣譁叱之退明日復往接以溫語眾乃大歡振其脅從而寘法其魁姚紹孔者懷遠巨匪也橫行潁鳳壽亳間欲有爲召號數萬人立致公由貴池調懷遠卒往掩捕立禽以歸合肥姦民屢犴文罔官不敢誰何大吏調

摹史公句法

公往治不旬日盡得其渠率人驚爲神公所至必先徵集吏役選任其豪購民之勇悍者爲耳目或計招賊黨誘厲之惟我使所任用捕不力重懲之獲賞亦不貲所捕即豪橫必親往以身先即危不少避以故所欲捕無不獲姦宄聳畏相戒不敢犯薦卓異以直隸州升用署壽州未幾補泗州咸豐三年粵賊自湖北趨安徽安慶不守移行省於廬州又不守團練大臣呂文節公巡撫江忠烈公相踵殉難遠近震駭賊迹所至望風瓦解公既任吏民以捕盜盡識其才鄙怯勇指授方略誓與死守城賴以完調署鳳陽府泗復告警巡撫福濟公素重公以爲非公莫任是也復檄還泗公至設施如初賊知有備乃遁去而州之亂民潛與賊通賊既去乘機竊發所在羣起公窮勦力捕卒壹廓清公既以捕盜著稱聲播遐邇及兵事起疆吏爭欲致公民久苦盜賊公既有以措之安撫不

喁喁企慕望公之來恐其復去其在泗州也廣西巡撫周文忠公
馳疏調公赴粵至則文忠已去而大學士賽尚阿公督師故聞公
名欲留公而安徽巡撫以皖中事棘復檄公歸及在鳳陽泗州民
爭諸大府鳳陽人亦往爭之久不相下及回守泗事乃解福公嘗
謂同官曰時事日壞裘君軍旅才可重寄也及再守泗州且特疏
薦公而公以太夫人春秋高力請終養乃解官歸以子官封資政
大夫娶周氏繼娶王氏先卒皆贈夫人子德容早逝德俊由刑部
郎中官御史敢言以道員留江蘇補用賞二品頂戴孫祖詒候選
知府祖詒廩生祖誠舉人祖謂副榜祖詔家居二十年同治十二
年九月二十二日卒春秋七十有六公子觀察君爲濤姑壻將以
光緒九年十月二十日合葬公兩夫人之壙濤爲之銘銘曰
寇亂始作光豐之閒洞庭而東鼙鼓戈鋋初乃烏合遂至燎原孰

尸其咎吏不督姦矯矯裴公力殆大憝作守江淮羣兇狂猘牙鋸爪鉤攫拏搏噬不一爬梳民乃瘡痏公奮而起往磔其梟絶其蘗芽禽獮薙薅禍亂之積匪一夕朝大慝既去患乃潛消今入太平閭閻按堵禍所伏積或不聞覩譬物有孽鳥夭蟲蠹一朝橫發疊其可禦公則往矣誰可與語

上吳先生書

前侍坐時言及先叔父學行許作碑誌以光寵之感激無似濤嘗以謂人苟不至自甘泯滅與衆人伍而有志學可稱則無論遇之豐嗇業之成否無不營營若有求皇皇若有失時乎以憂時乎以喜若此者何哉亟欲見知於人恐其死而已耳叔孫豹所稱三不朽力能自傳者也下此則不能自傳而必有藉於人以傳太史公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濤妄

反覆盡意敘子固上歐公書尤暢詞旨而盲深燕時且露群抱惜施之非史人耳俟所撰行狀成當彰碣銘𢇁以副盛懷

以謂此自明著述之意耳孔子以前仁聖賢人待孔子而彰其後者將待我而顯故曰孔子卒後五百歲小子何敢讓焉今觀其書抱一經以爲儒任氣以爲俠親卑汙以爲賤業苟有所執以成其名無不擬而登之豈獨廣異聞哉彼既翹然負異於眾類皆有過人之才獨至之學惡得聽其昧沒使與屑鄙委瑣之徒同食息死生於天地而不爲之區別也東漢以後碑誌之文興作者代有退之永叔介甫尤喜爲之所與遊處悉著於篇而於負奇抱異蹇於時者言之尤痛夫志欲有爲於時不得而困頓以死既死而名又將泯焉誠足悲矣然不遇命也死而不能傳亦命也命之所厄人無如何而仁人君子乃取幽抑之魂悲憤懟恨而無可告語者爲之激揚而發舒之此固死者所稱快於九原而奇特之士讀之而流涕者也曾子固謂誌銘近史濤謂遷史後史皆修於異代撰

輯爲難當時國史又拘於品位不能濫載銘誌則戚故朋好皆得稱述故義與史近而發幽章微之功則過之國朝史館體例尤嚴非賜諡不立傳非官一品及死事又不得賜諡乾隆之末創立儒林一門碩學經師燦列簡册例稍寛矣而瑰材偉抱不以著述見者終不得幸厠其間先叔父有志斯世困不得施居恆抑鬱賚志以没而述造闕如恐遂堙滅先生學行文章海內宗仰叔父於先生爲部民又以文字見知相從最久竊錄著行使人知勸守土之責敘次生平示其子孫故舊之誼先生皆不忍辭至於樂道人善以司馬韓歐之心爲心則又有不待請而樂爲者謹撰事狀登諸記室以備采擇先生於濤家後進口噓手植拔之以進叔父固從進叅以爲歸者也既没猶蒙褒寵將不獨長逝者銜感無窮凡推尊叔父而爲先生所甄錄者其孰不且感且奮冀附青雲之士而

藉以顯邪抑又有進者叔父以賑災故眾譽大和磨石紀德今得附大賢之書乃輿情所企望不獨既我賀氏也其孤之感激涕零蓋又不足言矣

送裘叔和入都序

魁閎倜儻非常之材無異行偉節以發其氣則往往旁溢而橫決裴遊之際其俗懁齪而耆利仰撫俛掇孜孜耽寸布銖金悸魂怵心畢賈人婦女臧獲之業擬而身兼凡人生所有事苟損者有痛絕之蓄深藏牢終其身以至其子孫不忍發能此者咸美所爲謂之儉勤謂之老成其聰明才俊之士屏棄經史百氏一不稽諷夷而角牙頓而鍔鋩筋膠準鉤鞣縮鍥雕從事熙科目文字以求合公卿翰林司當世文柄號稱宗匠者所謂程度能者謂之才爲而數焉謂之學挾所學賈報有司謂之志士裘君叔和固所謂魁

通体精警無一懈句然批和作非先生文之盛者也轉落多奇其意量亦非世俗人所及

攄龍之詞以刻酬出之兼蒙莊史遷昌黎三家之勝

閎俶儻非常之才者也志雄氣盛抑而遏之棻然奔命曹好之所在若有物焉障其明終古不能合併茫無所向乃頹然自放於聲色酒食酣嬉劇歡恣意所欲為而向之俛勤老成有才志學之士相與排擯而非笑之甚戚者則强聒以已所謂長既激於不能返乃益決情潰欲若縱不繫之舟於巨壑旋轉飄蕩而不知所止也嗚呼吾所以惜叔和而益之以悲也叔和之父仕京朝二十年所交多鉅人長德其勳光文曜足以矜表後輩叔和誠棄其故而從之游將如離湫隘而居閎闓去傳舍而返其鄉也其處而安之雖有力而强莫能易一物而奪其所好又何聲色酒食之足汩其志哉雖然叔和既生斶於時今又取詬闠而駴睹者挾以歸是稅戟䮐之車馬而奏樂鶡之鐘鼓也里之排擯而非笑之者不乃茲甚邪其然吾不復能為叔和解矣

工於造言

隨意灑脫卻論宕自喜進乎技矣

此作者早年文字句多於練猶存鏤削之迹字字皆從鍛鍊而出以典勁之氣行之故不掃盡俗膚巉然而出其美

答高搏九太守書 代

讀惠書知勳績懋著志操堅定破膚陋之見行吾心之安甚盛甚盛閱邸鈔知調治首郡益加欣躍某嘗以謂令之在勢者中人多耳盭邪悖酷百無一二而政俗詣偷乃至頹廢敗壞莫可枝拄者何哉崇攀而熱附類引而黨招殫貲財降意恉孜孜遑遑以奔而上官好而僚友較俗產揣肥瘠衡出納巨取而瑣求以厚而奉而殖而私民環而跂事叢以待責萬萬無可辦者乃僞舊牘躡前迹聽顛倒措處於胥役而更無餘力及之因循偷怠相師成風凡在位者皆然而道府尤甚臨以督撫藩臬三四級之上官承以牧令丞倅數十輩之屬吏孑然孤懸於上下之間有大事不能徑達於天子上官壅隔遏閉則卷舌縮手而失所向親民之事責之屬吏唯司督察而黜升旌罰枋不我操又嚮者所取給焉故一聽其誣

蒙欺蔽孰視而不敢詰何塊居介處轉文書傳語言而已吾不解
天既不厭生此輩不相所宜處而必躋之顯崇又惜國家以艱絀
之財重要之寄乃豢此喑耗罷苶不治事之官而小民出租稅赴
徵約急上事而不自惜及有所苦而仰籲於上乃無人摩拊而亭
決之則又其可悲者與今執事步高矚遠於眾無措手之處獨能
左提右挈卷舒在心志量豈不偉哉朝廷方銳意興治懷抱奇異
者越格以升中外大臣亦不能矯厲薄俗以勤廉為天下倡執事生
平志學適與時會胸中所有可傾倒而出此眞儒生得意之事翹
首南望稱快者再復何可言既蒙垂詢不敢嘿已厲之以猛處之
以平變之以縣貞之以恆不矯枉而過中亦無積久而生怠所効
忠於左右者如是而已某庸鈍自守無補於時方慙悚之不暇今
乃與新政以告知不見擯於君子矣用敢抒其夙憤且達欣慕之

意因勉竭謭陋爲銘誄之獻伏惟采納

重修故城馬公祠記 代

生不出里閈無觸育人之權而傾頹於我乎起懦悍於我乎折蹈德游藝我掖我匡邇眡遐跂父仰師戴没人不忍其死則相與尸祝之不敢忘若其游仕四方聲烈橫被而廟食於鄉者有司以故事行鄉之人或未嘗濡沫偈陰蹈習轍迹則敦錮簠俎之側禋薦鞠膂之頃精神意氣莫强而屬馬公仕明爲左都御史伉厲忤奄宦後坐事死於獄迹厥始卒固無衣被於其鄉矣人乃違睎慕思作屋而垣以棲其神古之魁材畯桀其守之身而措之世與夫文章迹造騰播於人人之口而厭乎其心歷百世而名益白者相接也而俎豆之報乃獨在剖誠斷戮死而不得其所之人剛直鬱堙之氣滀忿於人之心彌久而彌不能釋故人之致崇之雖曠時異

文甚奥
折有力

代猶若親冀其德而濯其風也不然公之不撓於奄官因事坐死自成其節耳於鄉人何與而鄉人乃獨嘉其志悲其不終祠而廟之忠義之列者何哉舊祠在縣城之南圮於河康熙某年移而北重修於乾隆某年近又百年矣稍橈階陁垣圮樹禿余過而傷之與教諭范君某議加修葺出私錢爲縣人倡適浙江張君某爲縣於此嘗是舉也亦以貲助既訖功刻石記之竟公偉節與始建祠者之意俾後進知所崇尙踵今之爲無隕神依以事以格胐乎其相翁浮乎其交發其陰召默毆繇是而偕造於道將猶歆燋以眡墨坼而爲拾發矢者釋其獲也公諱中錫

楊剛介公家傳

公諱昌泗字廉泉湖南乾州人由武生自效於乾州營補把總囊禽叛猺上其功稍遷至參將賞戴花翎驍勇巴圖魯名號歷官湖

文以再復漢陽爲主氣勢局度皆脫胎曾傅

記事提要而文氣挺屬要用提綴於尤得古法

南廣東貴州疆吏才公爲爭薦於朝擢直隸大沽協副將甘肅西寧鎮總兵旋調廣東高州鎮咸豐二年粵賊渡洞庭而東奪沿江郡縣直趨金陵踞爲僞都益縱羣酋北犯時公以事褫職在籍詔起公赴山東防河而湖廣總督張公亮基雅知公欲倚公威重以固楚疆馳疏留公剿游匪於黄州薙刈之幾盡搤田家鎮之賊擣之江賊由漢口趨武昌閉其道賊不得逞卻退磯窩者直武漢下游賊控以爲險與漢陽爲聲援蹋其巢燬之江濱殲焉轉而西挫東竄之賊於塘角及鮎魚套荆州將軍官文公以監利兵薄檄公南循江而東蹂螺山蘄蒲圻北撲嘉魚遂薄漢陽軍銳甚是時曾文正公督率諸軍自螺山下三路進兵以圖武漢賊分扼要隘悉精悍以守枕江爲湖營壘星列檣旋雲布公由蝦蟆磯突入土城火其壁大軍水陸並進拔栅燬舟與相應和戰方殷公率敢死士

由南門梯緪入復漢陽武昌亦經大軍同時克復公之威名遂大震乘勝東討大戰蘄水逆衆潰奔南掃蘄州益進而東廣濟黃梅相繼收復公始以功復職既又被劾再奪官再復之至是授陝西延綏鎮總兵武漢既復賊失勢剿削爬搔稍復諸郡縣蕩清有日矣無幾何總督楊公霈失利於廣濟羣凶益復西上武昌漢陽再陷大江南北糜沸魚爛公痛世變之靡屆而當事者非其人憂傷憤恨思有以矯厲之而巡撫胡文忠公方徵調諸路軍屯駐上游以固荊襄而謀進取公則大喜益自振拔親睦諸將訓儆士卒日夜冀大功之成時游匪四出分擾旁郡縣公往來突馳所當者靡事稍定復從大軍圍漢陽奪門先入大軍攻武昌者戰益亟遂再復兩城時咸豐六年三月也擢閩加提督銜湖北既定乃之任陝西八年詔赴河南剿辦捻匪行抵開封疾亟遂卒於軍天子震悼

贈卹如例予諡剛介曾祖正舉祖能通父光重皆贈如公官曾祖妣氏臬祖妣氏黃妣氏姚皆贈夫人娶田氏封夫人子勝棠武生衡州協把總勝業乾州協把總皆歿於軍勝傑孫秀觀二品蔭生候補同知秀寶工部主事論曰楚軍初興躋顯者數矣自湖北定而破九江拔安慶節次進攻無反顧憂遂克金陵王誅以成其機至順形勢便也公之戰烈偉矣余既備書之於再復漢陽尤詳具事之本末著大功所由成區區戰勝閒豈知言者哉

湯母方太孺人六十壽序 代

女子之德風詩咏歌之春秋傳及百氏之爲書者亦閒及焉然頗病其略無以迹其始終劉子政作列女傳綴輯遺聞都爲一書詳以備矣後世史家乃或仿其例以登於史而士之名能文章者益復捜討賢行旁及閨門於是女子之賢者乃與夫碩公魁儒閎俊

之士同傳於世元明以來有所謂壽序者人子欲壽其親則徵文於戚故朋好以爲親榮桐城方氏姚氏及曾文正公皆譏其非古而輒復效其體豈非發潛闡幽所裨於法勸者大乎鄧川湯君符階以知縣官湖北與某交最久數稱舉其母方太孺人之賢曰吾外王父及王父皆以縣令官淛吾母從而侍焉後隨吾父爲縣於鍾祥孝感今炳坴又迎養於官執儉躬劬斥疏靡華自侍外王父以迄今日數十年如一日也又曰吾父之在官也吾母始固未從回逆之亂挈家人閒道走蜀以之楚遇賊者再遭厲者再三年而後達於官所吾母未嘗戚而戚焉後某主講漣池書院符階復以書抵某曰吾母之懿行既嘗述諸子矣甲申之歲吾母壽登六十將以某月日舉觴於室子其爲侑觴之辭以慰吾親吾觀諸家所稱女子之行其道有四女道也婦道也妻道也母道也太孺人既

盡道以事其父與舅又舉所聞於父與舅者以相夫終且以相夫者教子其於四者可謂兼之矣至若席樂不居蹈艱若夷歷之八而不更於始自修道之君子以為難而太孺人顧能之非所謂始乎故長乎性者乎晩周諸子之書言養生盡年之術備矣而大恉不外全其天太孺人以道終始視有若亡遲而不惜與古所謂養生者合由是而降鸞錫祜雖馴而至乎期頤以致無疆之庥亦所蹈之道則然耳為善獲報之說且不敢稱頌於前況世俗祝嘏之辭哉然太孺人之壽固無俟某之祝而某所幾冀於符階者則不敢不竭其愚符階以儒生為循吏弟建侯書田並以文學吏治知名於時湯氏日以光顯矣顧益以太孺人之教持其終仰而追先人勞烈異日政成治洽舉士民頌神明者舉以為太孺人壽俾太孺人顧而樂之益以頤養天年符階兄弟之慰其親則有在矣允

敘次真氣非
滿紙皆文正
學韓公文字

某所私禱而期者也

叔父鐵君先生事略

先生諱錫珊姓賀氏先世自山西洪洞遷直隸之武强縣曾祖諱仁聲舉人祖諱雲舉進士江蘇鎮洋縣知縣妣氏李考諱式周副榜四川瀘州州判前妣氏常妣氏楊先生生有異禀舉作不輕同於人嘗讀書通其大指曰學以經世也吾取其有益於世者而已於世儒所謂義理考據詞章之學一不屑意大師博材負以所業輒窮於對至論古今世運興壞之由賢不肖之別抉幽覼微剽剝剖攻雜以恢詭偏宕之詞雲幻波激莫測所來雖善辯者莫能窮也所爲文閎辨奇肆不中有司度程以諸生應鄉試連不得志乃益厭薄舉業并力於所謂經世之學自歷朝史記司馬氏以下編年之書杜馬所志典章以及國朝鉅蹟盛典皆廣涉博綜而洞其

要尤喜近世輿地之說及泰西所繪海國諸圖指次其山川關隘都會與夫輪帆出沒經行之處若歷庭闥而數階級不待參度性剛直不諧於俗既不得志愈抑鬱不能平並世人少當意者嘗顯刺人過於稠人廣坐之中其人羞赧汗喘猶痛詆之不已於公卿貴人詆之尤甚以爲若輩豢養富貴而令時勢敗壞至此咎將安歸已乃吝所負於眾眾駭怪莫敢置對則又發怒罵之曰君輩庸下非解此者吾父嘗戒之以爲非處世之道先生語人曰吾兄之言是也然吾性實然吾制之而不能克也與深澤王小泉先生以志學相高其蘊深蓄富思以推致於天下也同世既我遺不貶節以自鬻於世亦同小泉先生習程朱之說動作必依於儒先生則傲岸自喜不甚以廉謹自矜飾由是齟齬先生氣盛必欲窮之以辭既而悔之曰其歸一也特所由之徑異耳嘵嘵何爲桐城吳摯

甫先生爲州於深奇先生文引爲上客與商榷古今恨相知之晚先生亦曰吳公知我吾不孤矣先生既抱異材偉略無所藉以澤斯世苟可爲於鄉里者無不爲以謂吾期於濟人而已遠近大小一也同治初土匪滋事先生略仿戚氏練兵之法編鄉落以守境賴以安光緒二年歲大饑官給錢買穀以振先生自販糴於數百里外自冬徂夏往返者數矣舟車飲食費取諸私不糜官一錢廣立章約纖曲悉當鄰境咸取以爲法經營奔走無間寒暑晝夜僨心疲力至輟餐寢長老嘆嗟曰自吾所聞見百年來未嘗有也未幾大疫人多死先生慨然復思有以拯之而先生亦竟染疫以卒時光緒四年六月十二日也春秋四十有二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會葬者千餘人爭輓柩車道路闐塞至不得行吳王兩先生聞先生之卒皆慟未嘗不爲天下惜也配深澤王氏福建延建邵道

此亦少作刻
意經營極
其才力所爲

贈光祿卿諱肇謙女先卒子澎廪生繼配張強王氏河南泌陽縣
知縣諱堪女子湘幼女二孫男女各一兒子濤謹狀

交河李君墓表。

大司徒以六行教民鄉大夫受教灋而頒之自州長以至閭胥各
以受於鄉大夫者教所治而當時之民之以孝弟稱者反不若衰
世之可紀何哉司徒之灋民既月受而日習之其薰濡而浸漬以
是爲日用之質非若創見之行詫異而歎奇之也周道衰司徒之
灋廢孔子取其說以著於經其時卿大夫及門弟子之以孝聞者
則亟稱之以累其異於衆於是生自具而不待索賴於外者遂爲
至高難能之行而不敢幾之人入漢以孝弟制科其法既美矣而
儒者或飾所聞以應之故太史公爲萬石君傳美其仍世孝謹以
爲齊魯諸儒莫能及夫萬石君父子貴寵文學勳烈蔑無可紀

史家乃取其家庭叢瑣之事津津道之豈非以教壞倫斁飭庸行於貧闇之中不自炫以獵名者少與交河李君諱元術字衡之交卒時弟妹皆幼兄亦遺一子以歿家故貧母撫之而憂如此寡且弱者何所賴而生以生也君以爲大戚日思所以慰母者紬身及妻子所奉致豐其母又推母意加禮於嫂與弟妹以及兄之子其事自芸植畜飼以至縫績飪爨其物自布麻米鹽以至甕餒盆盎君與妻雜職之而督其弟與兄子於塾壹不使有所閒以奪其志由是家遂饒弟妹昏嫁皆適母願兄子有聲庠序閒母則大慰曰吾死不恨矣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汝棠孫懋嘉懋脩附生懋勤卒於同治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春秋七十有四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嗚乎君之才蓋可有爲於時以親故棄而弗求勤勤懇懇獨盡心力於聽睹不及之地以故人莫之稱匪獨不見稱於人雖

其親亦若安而忘焉夫事親而使其親安而忘也則所以事親者可知矣而人之論孝者乃棄而莫之及則人所謂孝亦可知矣人惟不知所謂孝是以眞能孝者少而其能者亦澌泯而無稱也故予於李君之懿行不備述獨取其孝而推論之蓋欲使闇淡之行無以譁衆而取榮者得顯於世而傳於後也

大名書院增膏火記

自田不井授而士貧士之人猶欲取室家多累之身聚之庠序與之從容論學自非聰明敦厚之士之性乎此者則尟克我從故禮言學制詳矣而游於學者未聞仰食於官其養士之需漢以後乃有之亦勢之不得不然者與然自京師以至郡縣皆有學其隸名於學者數且十百於官吏欲於吏祿之外別籌所以養之恐竭天下之力猶不能給所須而徧酬之也宋世士大夫植養學徒創爲

書院其後增置愈多贍學之田豐於郡縣學所以濟學校之窮法至善也今學使取充郡縣學者積至數百人廩於學官不及十一其餘無以給也籍於學旣不足自存材俊進取之士乃相與講肄於書院以卒其業於是書院遂爲造士之所而爲國取才者乃不得不屑意於斯而思有以長育之矣夫名書院府所建也治於府者皆與試焉同治某年觀察祝公親校諸生於院別儲資以餉之於是執業其中并州縣所課月試於書院者三優裕夷愉志不遷奪光緒十年錢塘許公復分奉畀之以贍與試於道者諸生旣感且奮屬濤爲刻石之文用志不忘濤爲公屬吏與聞公爲政之大者樂爲諸生道之有地數百里爲郡三爲州若縣二十有六其樂苦利病在所興革者無不問自府以下仰而承流者百餘人其人之賢不肖無不察公之來以秋其去以冬視事數月耳隱躬弛張

論子厚柳揭反覆寄深得其理而盤折之勢倜儻之氣又與之相副

人獲所懷其敏而有功如此公顧不自喜方且召閭里之秀佔畢之儒謀衣食弦誦之資較文藝之短長以教以養懇懇乎其未有倦焉豈非以士君子標式其鄉士習端則民俗一民俗一則德教易以施而爲政之要無踰此者乎諸生能仰體公意取所聞教於公者飭而躬訓而徒友漸摩浸灌進之純美以廣公之化是則諸生之所以答公而公所責效於諸生者也

書柳子宋清傳後

子長得罪知交莫救游俠傳慨乎言之子厚傳宋清意與子長同子長之意隘矣子厚文從而甚焉於清之得遠利數數言之其意蓋曰有援我者吾之報之也豈後於德清者之報清此傳之意也不然清之遇人足以傳矣數言其得遠利則賈人之尤巧者也何足道哉古之君子其進也難其退也易雖獲譴以去而充然有以

自得也吾讀子厚與許蕭諸書蓋不能無慼焉夫子長之詞激子幼之詞敖其於君子自得之趣已邈乎其不相及矣然彼二子者讁非其罪特假偏鷙激宕之辭笑訕怒罵而攄其憤耳子厚旣自反之不縮而又倖人之憐而收之也故其志幽抑其音哀促其氣亦遂萎然不能舉其辭抑猶在二子之後與雖然子厚以命世之才銳於見功致蹈大戾其冀得復用蓋欲直前過而竟吾才之所能耳夫以斥逐廢滯無人省錄之身抱壹鬱紆軫無聊之志而施政於退辟瘴癘之地其所錯置已足表暴於當世使得復枋用其效功天下豈可量邪又烏得與弃勢竊榮苟徼貴富者等觀而類視之邪然卒絀於讒毀不得少伸雖生平故舊所嘗致書而希其扳援如蕭俛許孟容李建諸人者亦終不肯爲言此退之所謂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嗚呼豪逸之士之不容於世也久矣庸

諂僥險之徒席恆蹈順幸免於戾者方且日伺吾之隙而以其所操尺墨繩之一不自檢攝而身敗名裂終不復振者不可勝數也子厚之斥也惜之者退之而已李陵之敗惜之者子長而已吾嘗而論之使操用人之柄者苟遇英特非常之士當懲其躁妄而委曲以全之無汨過其志而敗壞其才而士之自持其身者尤當致謹於出處進退之際世無退之子長則子厚乃竄斥之罪人而李陵乃一降虜耳雖有文學勳烈誰復稱道之哉孟堅爲李陵傳既侈陳戰狀以表其功於其致敗及所以降而不反者言之絕痛而陵之本志復於蘇武傳言之可謂得子長之意矣陳湯奇材偉功以過犯屢與大譴閒以疾毀卒致廢死孟堅既直書其功罪而備載劉向谷永耿育訟湯之疏以致其痛惜之意嗚呼此班氏所以爲良史與

讀墨子。

春秋時管子晏子老子之屬皆有書傳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而藝文志不載其書則有書而不傳者亦多矣孔子於此數子蓋嘗論其爲人而其書則未嘗辯也既定六經以明道矣羣言之是非猶待辯而後明邪孔子之後楊墨並稱然楊子書不傳諸子之道之者亦鮮其不足駭世愚衆也明矣墨子既以書自見於世而傳其學者亦獨多其見於墨子書者有禽滑釐公孟子耕柱巫馬子管黔傲高石子公尚過之屬莊子書有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孟子有夷之呂氏春秋有田鳩孟勝腹䵍高何縣子石又有孟勝之弟子徐弱禽滑釐之弟子索盧參許犯許犯之弟子田繫韓子有相里相夫其朋徒不可謂不盛然當其時顯功天下爲人所嘆奇而收名後世者縱橫名法之流若墨子者自太史公不能指爲何

考論古書最有創識高見極似姚郎中此由學力過人非可僞襲也

議論頗不凡歸宿處而讀書乃別有会心文氣亦遒古脩然迥出於凡近

時人則其擯棄於時也久矣莊子謂其道太觳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司馬談以爲儉而難遵戾乎人以爲道取信於人也難特其徒相與誦習之耳而孟子乃謂亂天下者楊墨也攻剖之不遺餘力然自孟子之後百家多稱舉墨氏而尊其術以配儒者其徒之述其師學以爲書如我子隨巢子胡非子之屬漢人且具錄之而躋之六家之內是孟子未辯之前墨子固不能以其術愚天下而既辯之後亦未能遏其流而息其欲也吾嘗以謂百家之說惟名法利於用而效速世主每甘心焉雖禍其國而不悔老子言淸淨人便其簡也而習之者多君子所必辯焉其他之以道術鳴者雖淺深不同皆非人情所樂或怪迂譎變不可考究未聞有取其術而施之國家者聽其自爲聚王勿與知焉可也何必取無所損益於世之說攘臂其閒斷斷焉與之角哉孟子與莊子同時莊子傳

雄厚堅老尚
不及退之而意
境則已近似之
矣

老子之學者也其時齊之稷下先生田駢接子環淵慎到之倫亦莫不本老子之意以立言漢時去古未遠先王禮教追討而復之非難也而當時賢君哲士或絀儒術崇黃老以清淨治民而禮教遂終不可復魏晉人乃至竊其迹以亂天下其禍吾道也烈於墨矣孟子既貶抑楊墨以衛吾道而當時繳繞慘礉之徒以及處士之恣其議者無不斥而揮之而於老子莊子則未嘗辯之者何哉

送張京卿使外國序

與中國反晝夜異寒暑懸隔大海之外而能長其眾國其土者環海皆有之而西北諸國最大且彊國家招懷撫內無間海內外東嚮而慕挾其術業器物踔海而至者踵相接其使臣置邸闕下海彊萬餘里皆得築廛次以居商賈於是通好求市者數十國國家輒遣使報之更往互來日衍月增尨雜紛繳驅不可刮櫛議撝力

創相時進退不能以常埶拘而近世士大夫好持高議扳援古昔指抉是非將相大臣爲國任事者與士大夫之議判如水火之不相謀光緒十一年六月巡大順廣道張公奉命以三品卿使米利堅祕魯日斯巴尼亞三國將行謂其屬大名縣教諭賀濤曰今茲之行期濟於事而已淸議者畏之然不敢瞻徇以誤國於子云何其贈我以言濤旣以文辭辱公之知曰思有以效於公旣承命退而思曰至哉言乎天下之變莫究所終今所聞見生民所未有也海西諸疆大國以舟輿之力洞達遐阻凡土著而島居者無小大皆通之埶鈞而利啗者有矣恃以威而責其貢者有矣或好始而釁終或昵此而仇彼振患釋紛而陰遂我所圖助人攻戰而覬藉資要利眾所爭在彼而禍集於我我謀已入而人或我先情僞錯出事埶儵變舉手盾足動有牽觸善爲國者綜眾國以參其埶違

睎高矚擢摘幽隱而窮極其變幻批郤抵瑕握乎其機然後剛柔疾徐隨所施而無不當今之議者乃欲顓己守故執舊聞以揆量天下惡足禦無窮之變哉公嘗以太常寺卿總理各國事務於馭夷之道已洞徹其機又能不瞻徇俗議顧惜一時之名兢兢焉期於國事有濟公往矣遠人之安海氛之靖當於公之行卜之公以文章博麗稱天下使事畢嘗記其山川物產謠俗政制與所以御變之道以歸濤受其書而讀之潛討當世之務拓其志識因以益治其文辭稱頌公之功德則濤所效於公者有在矣

賀母齊太孺人九十三壽序 代

曾文正公論君子之澤有三曰詩書曰禮讓曰稼穡近世士大夫家能兼者鮮矣武強賀氏庶其近之吾家與賀氏世通姻好其人皆恂恂有規矩某某而好之而與緒臣交最篤緒臣與余年齒均

孺人温厚坦夷才高而能斂志大而不夸某特敬異之以爲能守其祖父之業而光大其門者也緒臣之祖蔣生先生治家嚴肅其配齊太孺人以温婉劑之自門以內熙熙然秩秩然先生旣沒子孫承太孺人之訓仰紹先志以耕以誦入且舁㪽殆所謂君子之澤者與太孺人有子五人今獨其季存年已幾六十女及諸婦亦皆六十七十孫曾男女二十餘人其長者亦四十餘矣晨夕視餐寢各率其子女以入更進環侍室不能容則退而立於庭階皆滿而太孺人精神强固耳目口體無老人之苦其視子婦孫曾之侍前猶嬰穉之在左右也所以拊顧而訓戒之者猶昔人皆嘆爲門庭之祥雖其家亦未嘗不以此夸於人也光緒十一年太孺人九十三歲而緒臣舉順天鄉試族黨戚好之賀緒臣者因以爲太孺人壽將以某月日稱觴於堂緒臣以書來致其季父之命以祝壽

之文屬某某竊觀當世士大夫家奔命於仕宦之場徼圖利祿取爲親榮然不數十年而見其先後之異者多矣賀氏飭身以訓典取食於田畝其出而仕者歷久而不忝於舊蓋自高曾以來百餘年未嘗改也緒臣家較諸賀爲最貧而太孺人躬執勤劬貶損衣食男婦長幼各執所業其勉承先人之澤者亦獨勤且苦然則太孺人之膺受多祉享期頤之壽得賢子孫之報者於是乎在而君子之澤之可大可久不益有徵而可信哉某以薄宦羈於數千里外緒臣之巾屨笑語不際於耳目久矣於其舉於鄉而知其業之加進於太孺人之壽而知其家之和樂吉祥有逾曩昔爲述其世德以爲之祝以見今日之慶之有自來也

沈越生傳

沈君越生諱頌元浙之仁和人舉博學鴻詞山東按察使諱廷芳

世稱椒園先生者君高祖也曾祖世偉翰林院庶吉士祖景朓父敦治舉人廣西昭平縣知縣兄弟四人君次居第三伯以典史官陝西仲從昭平君於粵君幼育母家稍長衣食四方所至必奉母以行義不忍一日離其親昭平君卒於官以寇亂未得返葬君痛父骨之未歸也輒欲躬往求之以母老病止母沒遂悲啼就道時仲死已久君不知父骨所在至桂林舍於城外逆旅日出訪之灣而躓於途傷股途人舁還逆旅君故病咯血以母喪哀毀益尫羸獨身走數千里水陸頓撼衝抵寒熱憂病並侵已積憊不可支而新創益復痛委頓牀席廢眠食者纍日昏瞀中忽自省曰所爲來求父骨也即死奈何而煢煢羇旅又無一日之好以託自衡至桂所假與人者未歸泣命之求數日不得計無所出疾益亟瀕於死矣浙人之游於粵者憫君所爲移之館給其所須而代訪其父葬

叙求父骨所極酣恣得体公意境未隱論亦深至今前得意之筆也

處得之桂林郭外并得仲妻柩於昭平家側竟扶兩柩以歸至家而後能杖而行仲既沒季亦客游以死伯病羸終歲臥牀蓐君率家人事之久而彌謹未幾亦卒而仲與季又皆無子君憂痛之終身君初以鹽大使候補天津棄去客游燕趙閒病死於灤年四十九所生厚斂之而送其喪歸幼聘張氏女以寇亂未知存亡別娶於范而張氏來問昏期以別娶辭張女誓不他適復迎以歸無子以伯子某兼祧君嘗讀性理書於姚江王氏體之尤深旁及百氏雜家靡不究討嘗慨然有用世之志苦無資地以自見於世往往發爲詩歌以鳴其鬱既乃屛棄少壯所學獨耆老子之說窮探力索若有味乎其中者夫老子莊子之屬當濁亂之世憤己才之不見用而嫉世人拲梏於事物而不知反也乃故爲是浩茫不可控摶之詞以自適所謂有託而逃者也君讀儒者之書既習其說而

服行之矣而猶有耆於彼者毋亦憤慨於斯世遁而之沍閟之域離物而立於獨邪抑世不我知得爲者倫紀而已既畢心力於父母兄弟生死之際遂冥心於彼所謂清淨者優柔儆渙以終其天年邪然卒奔走於衣食至於窮困以死天之於賢人君子既摧挫其心志使不獲少伸及其窮無復之別擇一塗以自放其意亦閉遏之使不得遂嗚呼自古而有之矣其所以然者蓋非人所能知也

似子固清学记詞意安甚殊特而文氣頗讀鄉丞史之空遠高邈非近世所及

開州重修披雲樓記代

衞居冀豫兗三州之中抱河控濟以形勢雄四方歷周秦漢迄北宋恆扼此以制敵故其民好氣任俠自古著稱自河徙而南形勢既改風習亦殊其地爲今大名府屬之開州士故沃饒民敦愿力作不惫俗以富康然其地曠衍形錯於山東河南諸郡縣賓客商

貫四達而至事厖人雜盜賊因以出入而訟獄滋益多官斯土者苟非廉敏通達之材往往不能舉其事桐城孫君蓉軒治開三年拊摩抉剔不威以嚴盜息獄簡者稱詠歌其居之後舊有樓名披雲廢不修久矣君理而新之以其暇日與賓客宴游於此蓋將與斯民同其樂焉某聞從君游而登所謂披雲樓者攬眺遠矚求大河之故瀆考歷代戰爭之迹而觀閭井民物之衆庶而殷阜也因俯仰上下思風俗之所以異於古而辭為政之所宜嘗低徊嘆息而不能去嗚呼山川形勢之變猶能奪人之故習而潛移之況於仁政之所被有以漸磨其耳目濯練其心志而顯然予以可遵而守者哉觀君治民與民所以從君而知為政之易也州人士既安君之政而喜與君游也請為記遂書之以答其請至於樓之廢興與修之之始末君自有記茲不復詳云

李起韓先生七十八壽序

同治七八年從兄允言先生率其子及猶子讀書郡城之南濤與戚舊族黨往從游者十餘人從兄之姊夫李起韓先生以別業舍之而其子與焉先生性和易無少長戚疏一接以溫語惟恐不竭其歡主其家踰年盡無隔三日而不見目且督諸生肄業以息或臥或步或聚而語聞履聲自外來則先生啟扉入矣至則與吾兄說往事以為笑樂或較諸生文藝諸生敬而愛之凡師吾兄者無不質所業於先生先生之子壽坡長我且八歲先生則弟畜我我乃師事之而友其子時桐城吳公知深州方招致文學之士聚之書院而作養之嚴其課而厚其餼其經營層置悉屬先生州人康蕪田李箸元兩先生佐之而獻高先生阜民為之主講諸先生皆耆年碩德繄一方之望校試之日環坐於堂觀者嘆嗟稱慕故其

時吾郡人才勃興號爲一時之盛其後濤假館四方既而游京師不至書院者十餘年而吳公以憂去康先生官於五千里外李高皆宦游以沒吾兄初客京師既而歸今亦卒七八年矣獨先生稟靜沖夷屏利欲榮棄其所官之國子監助教里居不出游神於漢頤性以和而吾姊閑婉而淑孋無煩言無遽容與先生性行如宮羽之諧門內不聞高語疾步家人熙熙童僕訢訢固宜其席祜蹈祥月衍歲綿而未有艾也光緒十二年濤以大名教諭應禮部試遇壽坡於京師詢其父母起居且問書院之廢興壽坡具道其父七十八歲母七十七歲綏愉康固神明弗衰書院則先生以老辭其事踵其後者一蹶先生故迹勿失今猶昔也歎慰者久之於是吾鄉之試禮部來京師者以某月日爲先生初度議合姻故朋好以壽先生而竝及吾姊屬濤爲祝嘏之文將歸而獻之濤惟先生

之盛德善氣旣蒸爲門內之祥而吾鄉後起之秀肩比繼萃多取科甲以去亦皆濯先生之風而熙其陰也夫以一人之壽施之一家而推之一鄉一郡使蒸其德者皆相砥以幾於成其意量豈可限哉鄉人之相與壽之也固宜濤以職事相羈未獲躬與斯盛是日得閒當挾所業就正先生因拜吾姊於室視其彊飲彊食而頌以難老遂徵召同人至曩昔所假之別業撫今感昔行觴賦詩歌詠先生之德以爲樂請先以斯文質之

送勞厚庵先生序

濤少不聰敏不通曉世事而嗜尙與人殊衆注聽而眈視不以際耳目反僻之衆棄如脫莫之知遵又遨而鶩之齗齬蹠盭動叢憎疾長益習爲於世無用之文志愈高而道愈狹亢行孑處四顧而無所歸聞京師多博才通學乃考取國子監學正居京師冀藁濡

於師友以自廣大而所謂博才通學又聞其多在公卿貴人位卑力埶不足以振接人之無所遇乃改就州縣學官嵩將遁聲灊景甘寂寞終身以竟其學而無幾於人之我知也及來大名而桐鄉勞厚菴先生以同知筦河務適在郡先生與吾舅交好數見其筆札而竊好其文辭積思二十年而獲見於此與語輒驩之覺以所業而不吾斥也自是每有述造輒就權是非先生亦降其齒德與交未二年而通永道檄先生至通欲挽而留之不得也夫以環貫無比佼之行治舉世莫爲之學退處辟左之地遇平生服膺積二十年而不獲一見既見而遂好我之人而忽然舍我而他適則其皇皇懇懇冀其堅我之志宏我之見以慰後此獨學無朋之苦也何如哉先生邃於禮於國朝徐氏秦氏所纂禮書治之尤勤以謂役驅萬物裁劑事變釋此而莫由其於文章則如木水之有本原

如商販之居奇叙而絮堂室者鬻其甚也每相見必以相語殷殷然若有厚望於濬授盲者以兵蒙瞽者以甲使之疾趨亟鬭而督之奏功其不能勝亦明矣雖然濬之志此有年矣自今以往擇其可入者治之采博讅富無漫羨而不貫肌折縷治無鉤鈲以碎道其名昧不明翳閡不通欲施其力而莫由者則仍以啟盲走瞽之權屬之先生先生勿以弃我而去而舍而不顧則幸矣

廣西布政使范公家傳

公諱梁字鼎生又字楣孫姓范氏錢塘人曾祖文緯優生高宗南巡召試二等妣沈祖封舉人妣邵父爲金爵生妣徐三世皆以公貴封贈如公官公家貧好學自爲諸生名已噪自舉道光乙未鄉試庚子成進士以知縣官直隸補威縣俗嗜博公禁之嚴出則進鄉民而問之婦嫗環告曰鄉者夜績得布襆若夫若子持入市則

精心結撰之文

徒手歸家望哺不能得今無是矣鄉多盜鏢劫恣行公躬巡徼出輒以夜嘗一夕冒風雪馳七八十里奸宄怖懾戢不擾所治尤善聽斷抉擿發隱姦黠披露有服鹽汁死者尸腐以掩死告公入室得益具以物探其喉而親嘗之鹹使其家人嘗之不肯觀者大譁乃强舐之獄遂定調雄縣升大興縣擢北路同知丁父憂京尹言於朝留畿順天糧臺軍食不缺上其功以知府記名服除留直隸候補公既以廉察著聲至則令鞫獄訟侏張隱曲繳繞而不可端倪者壹厲之決大獄數十有誤殺者勘牘當以故公與郡守詣總督守視總督爰書將言其狀總督怒抵書於地曰是於法當死可歟法出之邪守色沮不敢置對公曰是某所讞也還覆者公之卒白其冤時總督謂公持法嚴儐佐憚之公名由此益著大吏皆倚重公攝順德保定授永平復調保定臺司有大政令必諮而後行

公益自矯厲當官直行不屈所守總督劉公屯兵於郊帳下卒掠民物民愬之公夜詣軍門以請劉公猶豫未及答公曰某實親見微民言固將白之劉公乃誅掠民者而反其物命巡通永道而捻匪擾河南山東迫畿甸又命以大順廣道防河時僧忠親王戰沒曹州援師未集公以千百新集之師當賊衝悉力固拒以待大軍適有謀代公者謂公書生不知兵語聞朝廷知公堪軍旅命勿易公內不自安遂乞解兵柄賊既渡河內犯諸軍旁午而至土寇四出攻剽兵與寇不可辨識民數驚公編民於兵選驍厲銳約明令堅不急與角靜鎮密防處以無事寇不敢犯而兵之過境者亦咸守約束無擾遷山東鹽運使升山西按察使未至改直隸直隸獄訟倍他省委積叢雜紛不可理按察使受其成而已公壹親鉤治之在職九年不少懈公性精勤在官不言勞事無洪瑣劇易必

躬閱而目營之不自入手官益高則自厲愈甚故所至官治無遺
闕而於治獄尤兢兢論者以爲近世刑官皆不能及再署布政使
升廣西布政使叛將李揚才擾越南提督馮公出關征之時庫無偫
餘而關外險遠饋餉且不繼先是軍屢興用不足則減士卒之餉
公曰是苟道也財用固吾責耳蚤夜綜畫條區彙覈汰冗縮盈出
入無罅漏軍儲以充卒餉之如制士卒踴躍效命大憝克殲光緒
七年有旨內召遂乞疾歸九年十一月卒於家年七十有六公廉
於財而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治威縣也賦入歲數萬錢徵而銀齎
銀貴則以私錢益之邑人數請增其徵之數不許負累數萬未嘗
加民一錢吏有既歸而負官督者將究之公適主其事曰廉吏也
是告其鄉人之官直隸者不應則括已償輸之官既免卒不使其
人知之也生平不問家產有亡祿糈所入以班族姻既歸貧猶嘗

僦屋以居所衣猶作縣時物配倪氏封夫人先卒子崇威兩淮候補運判孫開先三品廕生女三長適直隸候補知縣章沅次適北河候補同知勞乃寬次適江蘇海州學正張敦敏論曰公爲守令久人輒稱舉其事以方古循吏吾觀公爲司道時闊達剛毅有大臣體其視古所稱循吏意量遠矣公在大名時泰西人嘗一謁見稱道治威之政不置時去威且三十年矣而論者乃謂達人不可德致抑獨何哉

孔繡山先生文集序

志我同也術我類而才我鈞也並世而生者不過以十數焉而此生之不過以十數者又隔以百千萬里而不相値相値矣而所蹈之異其轍迹也所居之崇庳殊絕也年之先後於吾也又幾幾有不能合併之勢焉然吾觀學人之求友也苟並我生之有其人雖

孔君文無可生發由於其所之遊著眼此點寫題作法美哉高而詞潔

其勢不可以遝合無不學媒而文贊之時政之與諏術業之與稽
生與相問報死銘飾其終苟異於衆而能以道藝鳴蓋無不於吾
文見之磨乎其相劘礪乎其竝昭穆羽和而形景附也故讀一人
之文可以知天下之才焉以天下之才還質之可以知其人因以
益信其文焉曲阜孔繡山先生官京師最久其所從游若阮文達
梅伯言朱伯韓魏默深曾文正何子貞張石洲何願船苗仙簏皆
魁儒碩學海內所宗仰先生頡頏其閒而師友之宜其學之無不
通而詩文之體無不備也諸公所撰述吾既博覽而竊得其恉矣
讀先生之文與詩若揖讓於諸公前而與唱酬焉執素所得於諸
公者旁冣冥參以揣稱先生之所爲殆如畱蚤之不齵於經五聲
作而還爲宮也則吾鄉者之說不且於是而益徵其信哉

戢母吳太宜人八十壽序

軍興以來沿江數千里湯沸瀰裂室廬灰燼民物銷耗薦紳盛族蕩析而無所歸既歸而隻身赤立孑無藉賴遂因以不振者不可勝數也吾同年友天長戴君選樓之母吳太宜人於喪亂奔徙之餘獨能維匡營護纖不衍素久不怠初卒完其家如舊時而子孫日益光顯稱爲賢母豈非天下之至難者乎戴君以知縣官直隸待闕大名與濤言太宜人事甚詳亂作時贈君已沒而贈君之母尚在年已八十兄嫂皆老病子七人兄子三人多未及壯扶老挈幼奔避於風煙谿谷之中僅而獲免而姑及兄嫂又相繼以逝家故饒始散於贈君之任恤再毀於兵火又耗於家之多故至是百物盪盎無斛米篋無遺縷盡幾無所賴而庇以生矣太宜人肩鉅執煩拾零緝圓苟有事一以自任而督諸子孫及兄公所遺三子使就學人之家稍裕諸子先後領鄉薦貢成均或服官以養長

孫以明經舉諸孫亦以次補博士弟子員太宜人康强愉綏有加曩昔人咸歎爲門庭之祥而太宜人之翁之姑暨單寡焦思已歷三十年矣光緒十三年某月某日爲太宜人八十壽辰將稱慶於家君亦開筵客邸召賓僚以賀而以侑爵之辭諉濤濤禮辭不獲乃言曰世之以文稱述人者輒好稱引奇異而庸德弗章況閨門之中其地至隱其事至微爲聽睹所不及乎范蔚宗之傳列女率皆矯厲卓絕之行明辨警敏之才其循循修職自桓孝而外無他述焉豈史家之識有不逮與亦庸行之傳於世者少也若太宜人之蹈艱茹苦再興其家其難蓋倍蓰於范氏所錄而其所處乃不過家人骨肉之閒紝纖瑣委之事何嘗有畸行偉節以聳人聽聞哉吾憾世之略而弗察推大其事而侈陳之使知臨事飭身不必務爲其難其至難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嘗攝兩縣卓卓著聲

烈名譽四馳此世俗所謂顯揚也君顧歉然不足憂危怵厲一如太宜人之居患難可謂以親之心爲心矣故余既述太宜人之艱苦見家慶所自來因益勉君使力持其終俾子孫席其業者引於勿替若夫禱麗祺頌繁祉浮夸虛誕固太宜人所厭聞亦豈君所以慰親之意哉

王榕泉先生墓表

先生諱肇晉字捷之號榕泉深澤王氏先生之子濤姑壻也濤師之就而問學其家先生以濤爲可教數進而語之由是得窺先生之學先生研究性道以程朱氏爲宗未嘗自著書而手寫先儒之書積若干卷至老病不輟蓋朱子取禮之大學中庸及孟子所爲書以配論語爲之章句集注用詔來學士之有志於道者胥於是取則焉自功令以經義取士世之淺者暖姝自足習爲庸鄙苦窳

之文徵倖於一售多闒之士病其陋也又雜摭旁稱以炫其博甚
或與朱子相背戾而蒐討隱辟而詰難之利之趨而忘其義華之
掇而遺其實其無與於道一也先生慨焉搜輯儒先之說為四書
經正錄以求合朱子明道教人本旨洛閩教學誠敬為基既尊其
說而佩習之因錄以為服膺集旁涉諸家一以朱子為衡意少殊
則詳究而慎擇於是取薛敬軒胡敬齋張楊園陸桴亭語為四錄
前編呂新吾孫夏峯李二曲湯潛庵語為四錄後編前編者篤守
朱子者也後編者少異朱子而慎擇者也國朝諸儒傳程朱之學
而得其宗者陸稼書之說最精以粹於是又別取其書為陸子全
書摘鈔嗚呼可謂勤矣先生不樂仕進由舉人選教諭棄弗就以
孝以友以從政門內以竟其學與其兄琴航先生以志學相敦勉
琴航先生官延建邵道時粵賊陷邵武將以身殉作書告訣家人

以不得事親爲恨先生復書勉以治軍殺賊毋以家事爲念濤嘗
讀其書未嘗不流涕也先生雖里居不出而視當世之務如其家
一政善未嘗不喜卽不善深嚬歎慽以憂嘗與論事曰宜爾不爾
後恐爾歷驗如所言苟利於人倡爲之或上書當道官就諮不引
嫌自曾文正公督畿輔再以書徵爲陳吏治中今日利病文正
器之曾祖焜舉人浙江布政使司庫大使祖錫培舉人山東平
州知州妣氏劉父鍾和附貢妣氏何氏杜本生父鵬廩貢候選通
判妣氏楊配劉氏先先生二十一年卒子用誥拔貢舉人候選主
事女嫁栗強舉人步其端孫孝箴孝銘皆附生孝來孫女二曾孫
丕祖曾孫女一先生之卒以光緒十一年八月十八日春秋七十
某年月日葬於某學不講久矣自名爲學者奉一先生之言辟固
陋迂而不周於用甚者或取徑於此以盜名於是講學遂爲世詬

小役耳敘次極有聲色

厲而華讀諷薄之士得所藉口以自放其不可極之欲其稍有知識者亦若有所辟而不敢道焉學術之日卑斯世不復得豪儒者之澤豈不以此也與先生通材偉抱推其所有未嘗不足表暴於斯世而退而斂之獨默焉以所學自程可謂不惑流俗而篤於信道者矣先生世爲望族自其先固多儒者有著述行於世先生纘家學禮之子孫吾師繼之益博以邃而孝銘年甫冠尤雅亮有遠志君子之澤之久且益昌其道固如是也吾師以先生事狀授濤命爲刻石之文因揭其爲學大指使有志於學畏流俗之譏而輒止者可以自決所從豈特慰吾師之孝思而勉其孫曾也哉

書大名國太守事。

南樂敎民楊荷家橫鄉里酒博無賴之徒無近遠皆能役驅之觸文罔者數矣與里中富人王欽相仇謀劫質欽欽挈其家逃荷卒

衆至欽家抵賊器物而掴藏其資糧以去時荷之衆已四五百人矣。衆既聚不能散遂蓄逆謀製旗幟火器戈鋋之屬甚備是時海疆不靖。鎮大名。總兵。統所部還。出防海而兵備使者。沒繼者未來。衆兇懼知大名府滿洲國鈞公率數百人以往至則屏騎從出教條曉其衆諫以順逆禍福而召其鄉鄰說荷使到官三日竟致荷於獄卒以無事時光緒十年六月也公之出僚佐士民送之南門退相告語多為公危及歸而迎之則又驩忭蹈舞交賀公去無還色歸無矜容坦坦如平時於是皆歎公之知略足以御變而其量尤不可及云有守土之吏不能詰盜而姦宄潛構往往蹈瑕橫發而不可遏嚮若廣西之髮逆躪轢東南皖豫之捻匪出沒於燕齊秦晉其始則亦哀民溷迹市閭誑丐頑嚚誘結姦猾耳郡縣督吏役捕之足矣故當其未發吏役捕之而有餘及其勢之既成竊天

下之力歷十數年之久僅乃克之論者謂擇良將帥不若擇良守令不信然與時濤甫至大名親覩其事慨其事之久而湮也於其將去也追記之

李亞之先生墓表。

先生諱希聖亞之其字也東鹿李氏家故饒先生修其業而益昌之躬督耕作而儆儆行賈徧四方積二十年家遂不訾性儉約節縮於身以及其家而斥奇羨以周貧無所惜歲大饑廣濬溝渠治園亭場圃取其庸得全活者數百千家嘗欲置義塾課族人子弟而捐田以贍之規畫粗具矣而先生遽卒春秋四十有七以孫貴贈奉政大夫嘗獨以謂富室者一方所仰賴者也名田數萬畝財幣流衍句其貲以轉販者絡屬於道手銚鎒而刈穫其畝者比屋而環居操欐柯度規縣鉻金運腳諸食藝術之人廩其家者相

先生之時均富共庠之號尚小大昔而已逆爱其禍之將萌而思所以挽之此篇与賀主庠慕表發明古者保富之義以矯時論之偏皆卓然有關世運之文也

踵也而溝防築構之所宜興置水旱癘疫之災之所宜振救歲時
賢要之所宜問遺凡事之待財而集者又皆有以塞衆人之求周
官以保息六養萬民其一曰安富解之者曰平其繇役不專取豈
非以富者人所附有無通易聽其自爲而我無與焉茲所以爲養
歟自富人私其蓄靳而不施乃廹抑而彊取之此非獨在上者之
過也若先生之所爲非臨民之官所急欲安之以助我爲政而爲
斯世所甚賴者哉祖某父某配某氏子全肯全仁全智全福孫汝
舟廩生汝梅舉人汝楫附生候選郎中汝春廩生汝桐汝瀛汝弼
汝橋汝成先生之卒以道光某年月其葬以某年月撮其行義而
表之則光緒十三年八月也

李君恕堂墓表

李君諱全仁父希聖贈奉政大夫濤既表其墓而次其世系矣君

年十六喪父兄弟舉家事屬之君君惕惕孜孜恐隕先人所詒承兄弟纘業益冒自守益約推施益衆邑故多富人君家尤爲衆望所歸雖他富人亦爭效君所爲皆自以爲莫及君年三十二而卒實惟咸豐四年距今三十餘年矣鄉人猶稱說之不置奉政君旣勠一世以治生悔不學嘗誡諸子曰家幸饒不憂衣食惟讀書知道理能世吾業而大吾宗酣豢於富厚而能久非所聞也君幼稟父訓讀書無惰志旣主家不復以所學干有司而爲之益勤賓禮文士如恐不及子姓以其故多向文學君卒後數十年中以文學見錄於有司者閱歲而有迄於今不絕吾從兄子言先生主講東鹿書院李氏子弟多及門其人皆通雅而抑浮祛怯如其先志吾兄亟稱之介吾兄以書走大名屬濤表奉政君之墓已又次君之事狀以請曰匪獨吾家繄鄉人之志因述其仍世懿行揭諸阡豈

唯身受者之不忘將以詔於無窮君配王氏奉政碑所謂附生侯
選郎中汝楫君之子也孫某某

題大橋遺照

通州范君肯堂不忍死其妻圖其母家所居曰大橋遺照大橋者
所居之里有橋而其妻取以爲名者也圖成聚以詩以視武强賀
濤曰子其爲我識之濤不知死生之說古之達者如莊周之倫以
死爲㝱休而無槪於心佛之徒則謂人死且復生相與禮於其所
謂佛而致死者於佛所謂極樂土而生之夫不死其死與死而之
生皆致絕於其死而推而遠之不足以抑人之情而舉其悲方士
能致鬼與人相見其說荒誕怪不可信然古有復魂之禮宋玉景
差祖其意衍爲招魂大招皆懇懇乎以故居爲念而庶幾乎魂之
歸來范君旣圖大橋所居又冶銅爲鑪爇以衆芳而勒銘其上以

安妙聞生門
求題之作

招大橋之魂然則斯圖之作其楚騷之遺乎

周孺人傳

候補巡檢山陰戴君元選矩卿喪其配周孺人哀溢於禮諸友謀所以解之者君曰使亡妻性行得見於松坡之文吾無恨矣濤重拂其意乃爲之傳曰孺人某縣人父某母沈同產八人而女兄弟三人父早卒伯兄客燕趙佐府縣幕所至奉母以行舉家從之戴君故宦游旣娶遂依周氏周氏家約男女長幼各職所業莫自逸暇孺人旣居母家與兄弟妻雜作不稍自異家人亦安之無彼此言孺人兄客大名濤始獲與戴君交因徧交周氏兄弟數宴其家十餘人食立具皆饌精善尊罍漿脩皆孺人所手治也孺人二十六而嫁嫁踰年而喪姑竊自傷悼曰人生事親重耳旣未及侍吾姑嘗益致謹吾母又七年年三十四而母卒母卒數月孺人亦以

疾卒孺人體故羸其疾也以憂母疾母亡而疾益劇其沒也則又
以母靈之將歸也孺人於女兄弟爲季旣亡其兩女兄母益憐之
孺人亦能仰體母志動輒適指三十餘年未嘗一日離旣沒眞附
母靈南旋葬先姑墓側臨終戴君撫視之曰子年尙壯幸可差孺
人泣曰不起矣我年五十餘矣何壯也語訖而卒孺人蓋嘗禱母
疾願促己年以壽母也無子一女殤古者女子在室事父母之節
與男子同而其衣服觀祭祀凡婦人所宜有事皆及女時而知故
葛覃使治絺綌斯干與議酒食而采蘋美大夫妻說者乃以爲能
循爲女時法度近世士大夫家不復責女以職業嫁而歸則益惰
以驕盛族巨室其習尤甚以吾所聞孺人之行殆無愧於禮教而
爲世俗之所難矣然自孺人視之旣嫁而未嘗一至夫家又無子
女輒以爲無補戴氏雖克盡女職且卒以事母以賢孝稱母家其

作者平生不甚爲駢賦有韻之文以病目故選韵押詞每不使也此犹奇作而其瑰瑋諔詭蕩如此岐屈拗出欲妥吉初

憾且無窮矣而戴君之所悲者不更有在乎

祭王次陶文。

材則自晦豈爲仕謀不戚於窮匪財之求胡不家食卒死於游有友仕滇曰子我助君奮袂起戚君者懼尼毋使行君曰無恐嚴游吳越西北秦隴東徐兗青勝無不控屛冉與車於歙東淞攀危躋巇手皸足趼形則窘囚而適寐膠滇辟西南引黔控交山川重襲紆譎鬱橈自中原往吁哉其遼道豫越荆驅山走濤我足未騁我心則仞既至二載馳書抵我文詩百篇記所經過瑰思偉辭鉅不遺瑣物萬億貌窮其醜嫣嗅彼世味啞猶堀堁云歲在亥我將北首度我抵里月直子丑不謂及期君歸以匶在二十載偕薦於鄉初與君識鑱腑結腸志蕩辭軼陵籍傲康我厠其間天駟跛牂不闊而嫓千詩百觴自君行遠我卧如僵君歸有期冀以日夜道出

沅湘胡說不羈南衡北江千里之野古有騷客楚屈漢賈呼索作述更悲互嚮將反故居抑留不舍望君不見遙祭奠辭

書商君傳後

前乎秦治祖唐虞漢迄今祖秦唐虞之後涉夏殷周三代暴君令辟更作蠹壞草興相乘除於千數百年之久而不能不蹈循其軌迹周季世變唐虞之法窮商君知唐虞之法不足攝天下也而易唐虞以秦春秋迄漢歷害紛沓四百年無寧歲秦法興始皇并天下漢承其故而天下遂安涉魏晉以來十餘代暴君令辟更作蠹壞草興相乘除於千數百年之久而不能不蹈循其軌迹秦之視唐虞則有間矣然襲其法而安循之輒敗範天下後世使莫能越踰固無異乎唐虞也然而唐虞之法羣聖人編諸簡册尊之為經儒者抱其遺文踵前禮後見秦所措建戾我所聞遂相與排擯之

伸岸驚為稀有闢從未曾有而實於古今剞治變法之原先生集中指極之作世運實為極進至今已極前古所未嘗有亦斗其際能逆觀未來之變而有以導而瀹之但先生之論為然

剛健悍勁似退之本紀篇

以爲不足道於是唐虞之法屏棄於世而誦習之不衰其爲世所遵守亙百千年而享其利者則以其秦也而議詬厲天下之變莫知所届雖聖者不能預防事起法從甚者必盡易其故侵奪之禍古而有之至周之季而其禍亟此不得不變者也四夷之禍古而有之至今日而其禍亟亦不得不變者也秦變之以取詬則古今之見敝之今變起而圖所以御之稍試新法未嘗舉故法而更之也而議者已譁起則中外之見敝之也無古今無中外相時所宜而取決於己忍天下萬世之詬而不辟者然後可與論治

武強蔡君墓表。

武強蔡君寶桂以行義稱於鄉既沒鄉人謀不朽君以事狀請於縣與學縣與學撰次君行義歸諸鄉人俾碣於墓族人曰鄉人且爾吾其可後於是黨君事狀及縣與學所撰次俾君子勳持以視

奧衍拗折作者吉州之文每近于困此則兼取介甫識高而文潔

韓公生平与人書論文書皆究極精微此文亦步趨成範

濤濤曰古者於喪禮至詳其儀品器式今固不可得而見經衰杖帶之制雖未嘗大戾於古而各狃所習里異而家不同其沿自古而統天下無異同者獨喪期爲然然止以應律令耳其飲食居處與凡喪所宜禁而不得爲者猶自恣也蔡君居親喪毀幾滅性服除而未復以至於老如親始喪然嗚乎蔡君所爲亦自順其性耳而人之見之者乃皆感歎而稱美知古禮雖不行於今而禮之蘊蓄於人心者固未嘗亡也苟人心之不亡雖久衰莫振之俗不難慨厲而匡挽之而禮之節飾於外者又何難以漸復哉世謂古禮不可復皆苟於自恕者也余既嘉蔡君之能喪其親而歎人之苟於自恕因發斯議以表于蔡氏之阡其世系卒葬與所施惠於鄉者具見前碑不更列云

答宗端甫書

而所聞發凡深探秘奧暢而言之足以津逮後進於聲音之道實已大徹大悟故言之左右逢源縱橫如意若是昔曾文正許批纂卷答劉生書謂此文乃參透真消息姚氏可作固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今笑亦所謂參透真消息也 守

辱書以文事相質以謂多讀書曉世務則理富理富則文有質幹而義法自從不必斤斤以學文爲事子之言誠當矣雖名能文者不能外子所言矣雖然以濤所聞文之能事猶有未盡乎此者歟骨骼關曲脊跛足枝於指而癭於項固不良於用不美於觀矣官體肢骸不失其形所以辨臭味聲色而任提挈戴負者舉有所職以呈其材則凡名爲人者皆然也然而闊隘伉爽魁猥舒急者剛之相去而相反倍蓰十百乃至不可計數泄於面顏不能自閟遏卒然遇之而能辨者則精神意象之爲也執子之說以爲文誠具其形且可適於用矣而文之是非高下猶未定也古之論文者以氣爲主桐城姚氏創爲因聲求氣之說曾文正論爲文以聲調爲本吾師張吳兩先生亦主其說以教人而張先生與吳先生論文書乃益發明之聲者文之精神而氣載之以出者也氣載聲以出

聲亦道氣以行聲不中其竅則無以理吾氣氣不理則吾之意與義不適而情之侈斂詞之張縮皆違所宜而不能犂然有當於人之心質幹義法可力索而具也聲不能强揣而得也古金以爲鐘斵桐以爲琴截竹以爲管依古譜而奏之伶人樂工盡可學而能矣至於感陰陽動萬物而辨治理之盛衰則伶倫夔曠之外蓋無幾人以其神解妙會無法之可傳不能據成迹以求之也後之學者將取合乎古必取古人之文長吟反覆而會其節奏其徐有得也含而咀之毋操毋忘蒸炙浸灌而漸而進焉以挈乎其微而幾於自然然後吾之氣與古人之氣相翕合而吾之文乃隨其意之所嚮措焉而皆得其安此之不能羅列纂排章摹而句仿之其精神意象豈有合哉予自謂多讀書曉世務不求文而文自工何其言之易乎三代之後文莫盛西漢而韓退之所稱道者司馬遷相

如劉向楊雄而已賈生之洞澈今古鼂錯之綜覈事物董仲舒匡衡劉歆之通明經術其才學蓋不下數子其文亦且非後世所敢望而退之獨未嘗道焉亦卒不能與數子竝其離合深淺出入之故當有別之於微者而顧可易視之乎子嘗有志於斯世欲樹功名以自見以子之學行子之志其庶幾矣若舍其所志降心而學文則請無易視茲事而忽鄙人之所言

書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後

張籍勸退之爲書排釋老劉秀才勸之作史退之皆推而卻之其心期殆他有所屬答書云云特詭遁其詞非其實也答孟簡書云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何恤身之有抗疏觸天子之怒謫死不顧而畏嘵嘵之口乎上李巽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道教當指原道諸篇時永貞元年退之年三十八不待五十六十

識量既高亦自見分際於古之豪傑著書傳後之盲實能深契其微故樹義搞詞皆高岐出於流俗能衛韓公之筆亦皆静正以自況者也

而所以排釋老者固已有成書矣順宗實錄於當時權倖小人罪
狀直書無所憚何云畏禍乎且其初志固非無意於史也求國家
之逸事攷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嘗與崔立之言之矣今
何自謝不能背中所論列柳子厚駁之甚悉而答書不傳然觀子
厚致段太尉逸事書乃自引咎知又設他辭以脫之矣古之作者
皆自闢區宇巋然而特立不相師放而後乎我者得於是取則焉
使退之為史則司馬子長而已為書距異端則孟子而已二子者
固退之所亟稱而宗奉之者也然遂蹈循途軌而為其所為猶不
甘也漢魏以來名能文者彙所雜著為一編名曰文集循俗應世
之文耳退之獨約舉經子史之義法而為之其標類也不易其故
而辭體則由我造焉而古文之名以稱故六經之外為編年之史
者本左氏為志傳之史者本司馬子長指事揭義傍問設辭意盡

語止不標體格本孔孟門人所記述不繫於事不離於人不假於數度探根攝窔以論道本老子辭賦本屈原而古文則本退之退之之文出凡從事於此者舉不能外所爲而別啟涂徑而其文遂與左馬孟屈諸家竝峙於天地此退之所以散倪古今獨抱偉志而不肯告人者也古之治術業者淵源漸被資力於師友至於心所獨期意量之殊邈古今而獨立之概雖師友不必與吾事焉以張籍柳子厚相知之深相期勉之厚猶說辭以應之不肯使知吾意況下此者乎後之學者稍有得於古而志識實未堅定輒亟變而今丕之其終於無所成就也又何怪也與

送范肯堂序

濤始學文於桐城吳先生及武昌張先生北來復命往受法時吳先生爲冀州而張先生弟子通州范君肯堂以聘來濤亦自大名

教諭調守黃學因主其書院講席始與范君交喜道之為州江海所匯形勝冠東南君生長其間恣山水之好又遠客四方以博其趣故其文恢詭怪瑋不可測量濤既屬於才獨姝姝焉抱師所傳而足迹所極井四達而不踰千里輒用自慚而壯君之所為君亦以是相勖七月初吉君將南旋叙其道所由自津沽浮海南至滬又並海而北絕江而抵通既拜其親應試於金陵迎婦於江右聞張先生自南歸則又泝江而上謁師於武昌不半載走江海萬里凡吳楚勝地古人所窮探極賞更百千年而號為名蹟者一縱所欲游以盛昌其文濤既不能勉從君言則惟冀君之速歸讀其文訊所經涉以驗聽覩而恢拓志量斯不啻從君游焉君與南中故舊選奇逐勝倘徉而酣嬉思北方友人有滯迹辟左形拘景繫如君詩所謂覊坐而羨游者亦未必不笑且憐之而亟圖北來以慰

其意也

讀柳子厚集

子厚得名早應世文少時猶多於退之貶後自云文與前編獻文諸貴人而行亦益修乃終無所遇以復其故退之數以文謁公卿而氣傲而言峻與者少後名益白位稍顯矣猶時獨讒忌以顛蹶其不遇與子厚同而其憧憧皇皇思致已所有於人而希亟就功過而思伸久且愈竊二人之志亦未嘗不同也子厚爲伊尹就桀贊論者謂飾詞解詬吾以爲其素志乃爾雖退之亦然古之賢人志士心乎斯世不忍矜飾以廉謹而自參其無用之軀者蓋無不然也後世儒者以是爲韓柳罪不已過乎孔子弟子仕私門仕亂邦未必悉與義準而孔子莫之禁焉衰漢多隱士辟不就者乃至數十百人豈衰漢人才盛於孔門而郭李所漸被賢於仲尼邪是

詞氣古雅 [illegible]

不得以迹論也歐陽公云人嘗譏事時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怨嗟不堪雖韓公不免吾意不然潮州謝表情迫而辭切眞所謂惓惓不忘君者故天子見之以爲愛我與夫圖寵冒進既黜則戚戚以憤憾蹈隙而希復用者則有辨矣子厚與故人書詞旨亦略同惟賦騷及諸雜說詞多激望益深尤取世譏吾嘗反復其文而深思之怨矣有悔心焉讀其書者固當哀其志而嘉與之況國風小雅屈子之作其怨嫉皆不減子厚所爲惜才之不見用而不能忍吾君民憂思憤懣形諸文章才志忠懇之士之所同也又烏取夫中無所有退託淡泊而以矯爲高者哉吳先生論韓柳多恕詞因推其意書於集後以質世之讀韓柳集者

送張先生序

經詞賦詩獨爛然而華楚人既侈其體以爲賦而賈誼司馬相如

語皆心得故能立
言不拘學術真
偽之分在此文字
質健似韓公其
立言尤爲知除

脫如異得古法

枚乘楊雄班固張衡之倫用以薦功諷時抒懷狀物變益瑰放詭怪而不可窮承效者多沿用爲體其弊也厖蕪而纖僞唐韓愈氏急起而持之汰繁抑浮一歸於樸尋天下學者惟韓之從自漢迄唐曠數百年而文章始復於古習傳之既久或孤抱韓氏之義法而不敢他有所涉其弊也意固而言俚國朝姚姬傳氏纂錄古文益以楚辭漢賦其說既美矣曾文正公取其說而益恢之以自治其文而采後數百年沿用之體於是始變漢文偉麗矣而所謂質者固在也末流汩焉耳韓文簡樸矣而漢文氣體固在也末流靡焉耳韓氏振漢氏之末流反之古曾公振韓氏之末流反之漢先生師曾公嘗取姚氏所纂錄而獨說其辭賦以示學者濤既蒙不棄以爲可與於茲事而數進以閎肆之竟夫閎肆之竟舍先生所說固莫由達也而孰思之而莫窺其涯於先生之歸也敬以問

之

送吳先生序。。

意有所寄而爲文。而意之所寄恆視其人。所遭之時與所處之境以盛德當末世而易以興詩之刺譏大氐因所遭際託諷詠以達其所懷春秋繼詩而作其意蓋與詩同故孟子尚友古人必論其世以知其人而不泥乎詩書之迹於詩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於書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不信者不信其辭也諸子之書荀卿以爲持之有故而太史公於古之作者必推其作之之由其采之以爲史則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曾文正公云太史公稱莊子多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古人讀書及其所自爲書其指趣類如此韓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其取法三代兩漢也亦曰師其意不師其辭故後之作者惟退之爲近古

先生衛道之文與昌黎爲卓傑其氣亦磅礴而光沛陳義既高文亦嚴厲惟當者有憾也耳

近世之學者不然為理學之說者曰某書體具而未極其至某書務末而遺本某書不合仲尼起作者而面詰之不能自解免也然而作者之意彼固未之知也為考據之說者曰某文非古之訓某名古無此稱以事徵參抵捂以時考失先後起作者而面詰之不能自解免也然而作者之意彼固未之知也為辭章之說者曰事叢而辭簡三代之文也體大而氣充西漢之文也意繁而語偶東漢以後之文也時代之論古而有之沿襲以為說其作者之意彼固未之知也夫不能心知其意義拘詞泥而馳逐於膚末自詡知言無異乎言理日益精考古日益詳文之義法益嚴以密而名能文者且閱十百年而不一遇也濤嘗聞桐城吳先生之言矣曰古人著書未有無所為而漫言道理者由先生之言思之自易以下皆有為而作者也自韓以上皆讀其書而知其所為者也先生以

此意求之古人之書其幽懷微恉曠數千載無人知者至是若出以相示而書之正僞淺深離合亦遂就我衡鑑莫得遯其形向所謂三家學者既因先生之說尋其依據勢不得不逡巡辟易而不復能執舊所操術參與乎作者之列其揅討廓清之力如此用其揅討廓清之力以自治其文而其文乃與退之並二千餘歲之作者相揖讓而孤行於退之後至今千餘歲之中而邈無儔焉先生官冀州命濤主其書院講席朝夕請業方聞其所可得聞而先生去官將都講蓮池書院皇然如失所依歸乃聚諸徒友撮錄先生所平議於諸書者且竭吾才而鑽仰焉先生儻矜其用心之勤異時趨謁坐之諸生之末口授其傳恉或者得聞其不可得聞者乎此固濤所不能驟幾而又不能不汲汲而求者也

題畢帯亭先生小像

深澤畢苗亭先生耆年碩德游宦京師鄉人之在都者皆樂從之游濤從祖叔父與先生鄉試同年吾家後進亢宗仰之稽德考業諏事所宜惟先生言是從先生喜讀性理書自檢甚嚴入宦如寒素嘗繪小像題其後有自識爲我之言其乞贈言小引有曰三契友皆知其爲予嗚呼馳鶩仕宦之場失其爲我而不自識者皆是也匪獨不自識易其性行以歸雖家人戚黨且將不識之矣觀先生之言益知先生所學濤初學爲吏倀倀無所從先生其有以詔我乎爲之贊曰述先生之德吾莫測其學所得也頌先生之壽非先生所以不朽也戢戢其身嘻嘻其神京師所貴奔騁而遨放而厠其閒者有儒者一人以所自觀觀之庶可得其真矣浮詖迂誕之說匪陋則枝惡足爲先生陳哉

定州王文泉先生行狀

曾祖又曾誥封朝議大夫晉贈通奉大夫
祖萬年乾隆戊子舉人誥封中憲大夫晉贈通奉大夫
父寶華嘉慶丁卯舉人誥封奉政大夫晉贈通奉大夫

先生諱灝字文泉姓王氏先世自山西洪洞遷直隸定州之奇連村十傳至先生之高祖徙居州西門外先生長身魁貌性坦直善與人交所過逢雖卑幼若不同道益自下飲食笑呼連日夜不厭既猶追逃之以爲樂人有過顯斥之使不自容即有求輒逾所望喜讀書務爲經世之學期有濟斯世視人事如己苟利鄉里無不爲事以財集倡爲之或獨任州有大功役必仰以成振乏困不待請歲歉出米平市價而量畝授種以爲常光緒初歲比旱赤地數千里飢民走死徧野益思所以全活之遠者給米而二十里內設施粥之所三百十月至正月就食者日五千人而留其老弱婦女

之無歸者數百人至五月竟事未嘗死一人使人持錢四出要孔道資飢民走四方者獲資免道路死二千三百餘人又出粟四千石建倉儲之歸之官鄉人感德遠近信賴自粵賊竄畿甸其後土匪竊發連年不定繼以捻匪畿內不靖者幾二十年州縣治團練卒不能成軍賊至輒潰先生既為一方所信仗悉就法約又出家財助之人益奮厲樂為用以戰以守竟賴以完粵賊之竄入臨洺關由正定趨東北過賊於槀城之滹沱鎮賊遂東土匪犯州竟與戰輒敗之最後賊至高門鎮而官軍躡其後往說其將而夜帥數十人卒往掩捕獲數百人眾潰土匪遂平捻匪北渡晝夜城守而時出擊之衣食難民而令其壯者登陴賊游騎數至卒以有備不敢犯總督訥爾經額公劉公長佑皆奇公所為予以軍械而犒勞其士卒死生既以貲雄一方嗇於自奉於人世華靡無所嗜獨喜

收積書籍所無必求之不校直以異書至酬之輒過當聞有善本
使人齎重金不遠千里必得然後已濤嘗游京師書肆所指求輒
曰昨新得已送定州王先生所如是者數矣自宋元明初精刊武
英殿諸刻國朝諸巨儒所校古書兵燹後絕難得者皆有之而人
世通行之書殆無不備尋經注疏以及箋解考證凡涉於經者六
百五十七種而小學音韻之類又百三十五種歷朝史記與譜錄
志傳凡隸於史者以及各行省通志府州縣志五百十四種諸子
術數方伎之書七百十三種漢魏以來詩文集六百二十七種纂
諸家詩文為一書百四十八種叢書百十種其子目七千六十四
類書三十三種善本重收又二百七種寫本百二十種以帙數都
六千五百三十四以四庫例著錄而編校姓名刊刻年月皆注之
其為四庫所未收而通儒博學不嘗見者蓋若干種善本以錦為

帙其尤者襲以儀箇置祕室餘則叢插架上堂室皆滿又以餘力搜輯金石拓本千餘種嘗以謂大河前橫太行右峙度漳衛而東薄海其地平舒壯闊荀卿董仲舒後作者代興汴宋以來爲帝者都人文乃益盛而不幸而其書不顯於世者乃至不可勝數此命世君子以斯文自任而生長其地者所宜悼懼者也於是有畿輔叢書之刻廣延英俊齎金幣走書四方罔散失拾闕殘巨細畢收日積月增遂以大備於周得一種於漢得四種於魏得六種於晉於齊於隋得一種於唐得十六種於宋得十五種於遼得一種於金得五種於元得八種於明得七十八種於國朝得二百四十六種甄錄裒補匯爲一編其零篇碎牘不能成書者更爲畿輔文徵坿其後與校勘者皆一時博通之士而書之蒐取與纂修體例雕刊規式則先生自任之始設局於保定旣移於家日從事編校孜

孜無倦容雖疾病不輟歷十年將蕆事矣而先生遽卒然雕印成書爲先生所目覩已過半矣先生旣耆學喜賓接文士自開局校書學益勤名公鉅卿博材碩學爭欲與交交道亦日廣而所學益宏博無涯涘合肥李相國以皖南文獻榜其門而皖南學者亦遂仰如山斗云先生之卒以光緒十四年八月六日年六十有六由舉人議敘同知賞四品頂戴配許氏同郡舉人魁烈女先卒繼配何氏正定廩貢生秉鈞女子延綸優貢亦耆學刊書之役將纘先生之志而成之也女適行唐中書科中書李鹿鳴孫恩範娶吾叔父諱錫珊公次女先生見濤文以爲奇招與校書濤亦欲一謁先生縱觀其所藏書以爲快而卒不克此濤之私憾也先生平生志事武昌張先生旣表其墓矣茲復爲之狀仍冀立言君子撰次其事以廣其傳